

花园
第一辑 精品

媒婆喜帕·下



NI 1C 2970687833

寄秋
◎著

主编：和风

花园精品

媒婆喜帕



·
下



NL I C 2970687833

◎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媒婆喜帕·下/寄秋著. -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2010.11

(花园精品爱情小说系列.第1辑)

ISBN 978-7-80723-565-1

I. ①媒… II. ①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11852号

媒婆喜帕·下(花园精品爱情小说系列) 寄秋 著

出版发行:内蒙古出版集团

远方出版社

社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深圳市天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1/64

字数:2700千字

印张:75

版次:2010年11月第1版

印次: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3000册

书号:ISBN 978-7-80723-565-1

定价:80元(全16册)

远方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远方版图书,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1

“反了，反了，这世道是怎么了，奴才都比主子大，顺着杆子往上爬，爬到主人头上撒泼，我到自家商行拿点东西还得先打通关节，奉银送两，才够阔气吗？他们眼睛长到哪里去……”

不知在哪受气的李承恩怒气冲冲、横眉竖目地走进大厅，一副别人偷了他房里人，采光他田里的菜似的，模样狰狞得像要吃人。

他也不管厅堂上的古玩、玉瓷有多么昂贵，价值不斐，雷霆大发地看到什么砸什么，丝毫不在乎自己高高举起、重重一摔的物品，足够一般百姓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。

“大哥，你怎么发这么大的火，谁惹你生气了？”

从书房赶至的李承泽只瞧见一地碎片，负责打扫大厅的下人个个浑身颤抖，脸色苍白，两手抱着身子躲在石柱后。

他并不晓得前厅出了什么事，是看不下去的老管家来报，他才放下写了一半的书信，特地前来一瞧，排解纷乱。

“你，就是你！你到底想打压我到什么时候？看我过得好就眼红是不是，非要我凄惨落魄才称心如意？”李承恩忿忿不平地冲过去，两眼充血地伸手就要抓住他的衣领。都是他，才害他过得如此窝囊！

“你干什么！”忠心护主的李怒一个箭步拨开他的手，往前一挡，也不管是否犯上，在他眼中，他的主人只有二少爷一个。

“李怒，别伤到大哥。”温醇的嗓音响起，阻止了满脸凶气的大汉的动作。

“是。”确定李承恩无法伤及自家主子后，李怒才退后一步，以防备的眼神盯牢狂性大作的疯子。

“大哥，有什么话坐下来好好说，不要嘶叫狂吼，吓坏下人。”

这些话在以前是绝对不会从他口中说出的，但中毒后的他性格变得温和，对于周围的人多了分宽容，现在的他不是严厉冷峻的二少爷，每件事都要求到完美标准，不许底下懈怠，轻忽职守，而是性情温和儒雅，有商有量的明理主子，明快地解决事情前会先问明原因，给人申辩的机会，不像以前直接断人生路，不给对方改过的机会。

对待下人如此，面对自己同父异母的兄长自然也是。

“还有什么好说的，那些势利眼的下人我见

一个打一个，打死了就给他们银两，拖回老家安葬。”这等贱命早死早超生，省得活着受罪。

一听他话中对人命的轻贱，李承泽眉头微颦。“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勿动杀念，你受了气找我谈开就好，不要迁怒其他人。”他使了个眼神，让厅上的仆从全部退下，包含看着他长大的老管家，只剩下草莽味重的忠卫李怒。

“好呀，我就找你谈，看你怎么对我交代！”大脚再一踹已裂成两半的人高仿古花瓶，他怒不可遏地坐上主事者大位。

他有点要宣告自己才是主子的意味，神态嚣张且目中无人，两手一摊放在椅子两侧，一副我是大爷的样子，不许别人多说一句不是。

“大哥，请说。”兄弟和睦才能兴家旺业，李承泽是这般想着，不去计较他此时的张狂。

李承恩嘴角一勾，冷笑。“我是李家大少，为什么我到自家商行拿布还得要你同意，没你的签章盖印就得像死老百姓一样自掏腰包，拿银子来买？”

因为从小不受重视所养成的扭曲性格，他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养成“抢”的坏习性，只要他看上眼的，不计代价也要得到手，最恨凡事不如人的感觉。

他是李家长子，李家布行、李家绣坊，只要是李家的，就应该全是他的，他才是李家当家，谁敢阻拦？

“大哥看上哪块布，我马上让人给你送来，不需为了这点小事大动肝火。”

在李承泽眼里没什么大事，只有小事，而小事等于没事，用不着挂怀。

“你让人给我送来？”他一听，火气又上扬，眉如横梁，竖得直挺。“你是谁呀！不过是李府的二少爷而已，我是长子，你的大哥，李家的一切应该都是我的，凭什么由你发落！”

这是借题发挥，无端闹事。以为李承泽变傻了，就算没死成，大权也该旁落，由他这个大哥顺理成章地接手，顺利把李家家业揽在手中，一人独占。

可是今日他走了一趟布行，想像李承泽不在府里那段时间，以大少爷身份提领最新的花布和上品绣件，与游镇德合作趁机转手，不花本钱就能净赚一票。

谁知这一回完全行不通，顾店的伙计指着墙上新贴的行文，其中一条似乎是特别针对他而定——超过一定数量的布匹要先签下买卖契约，预付订金，方可完成交易。

而所谓的一定数量指的是一般送到下游商家的数目，订单量相当大，足以一个月份的买卖，并非零星散卖。

若只是一匹、两匹，甚至是十匹布，布行的掌柜绝对连眉头也不皱一下，立刻让跑腿的小厮送到他面前，恭敬地让他有作威作福的感觉。不

过一口气要调出五百匹，而且是时下最热门，姑娘们爱不释手的布，别说小伙计不敢做主了，就算是掌柜也摇头，不肯通融。

“爹的遗言……”

李承恩火大地怒拍桌子。“不要老拿死人来搪塞！一堆白骨能做什么主，分明是你狼子野心，霸占所有财产，让我一毛钱也拿不到，你良心何在！”

妄想弑弟的人居然大谈良心，何其可笑。一旁的李怒见他如此嚣张，忍不住上前一步，但被主人挥挥手挡了下来。

“大哥不该辱及先人，你的不平我能体会，但祖训难违。”并非不给他机会，而是他并未争取。

肯做的人，机会永远是有的，但若是只想投机取巧，不劳而获，那给再多机会也没用，依旧一事无成。

“好个祖训，又想拿祖先牌位压我是吧！让我出不了头你才好得意大笑！”嘲笑他的失败，一无所有。

暗自叹息的李承泽一扬苦笑，憋直地问：“那大哥认为我该怎么做才是还你一个公道？”只要不是过分要求，他自然量力而为。

“真的我说什么你都照办？”哼！果然是傻子一个，他随便闹个两回就能得偿所愿。

“看情况。”他不是没看见大哥眼底发亮的

贪婪，不过既然说出口，他会尽量满足他。

“看情况？”李承恩挑了挑眉，心里忖算着，他明白自己不能一下子要太多，太过了就什么也得不到。“这样吧，别说我这做大哥的欺负你，你让我三分，我也不为难你，李家家业大，你一个人也扛不起来，就一人一半吧！谁也不吃亏。”

“是蛮有理的……”

一见他下颚轻颌，说了句“有理”，李承恩欣喜地差点跳起来，一脸喜扬眉梢的惊喜样。

“但是……”

多了个但书，他扬起的眉往下沉。“但是什么？”话已出口，这傻子想要赖不成。

“大哥没有做生意的经验，最好从头学起，胡掌柜是入行三十多年的老历练，不如你先跟着他……”学其所长，补其所短。

没等他说完，李承恩发怒地大声吼叫。“你还是看不起我，想让我像戏台上的丑角，跑跑龙套，串串场，不给挑大梁？”

“大哥误解了，小弟并无此意，爹以前常说基础扎得稳才能做大事，成大业，你不想人家笑你是扶不起的阿斗吧？”李承泽笑得温和，好言相劝。

最怕人家看轻他的李承恩一听到“扶不起的阿斗”，那打结的眉头拧了一下。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，我是大少爷，不做下人的工作。”

其实他内心在挣扎，既想得到李家的财产，

又希望看到别人眼中的赞扬，不认为他是没出息的败家子。

“那……这样吧，大哥，我先给你几间铺子，让你试着管管看，胡掌柜就在一旁辅佐你，适时地提醒你商场的应对进退，这样好不好？”如果大哥能成器，也许就能消除累积多年的怨气。

虽然怀疑兄长是下毒的人，想杀了他好谋夺家产，但还没查出证据时，他仍愿意给他机会，如果能让大哥重新站起、及时悬崖勒马，也许就不会再铸下大错。

“几间铺子？”李承恩的表情不甚满意，眉心皱折又多了几层，才几间？

“不过大哥得答应我，在你点头做主前，要先让胡掌柜看过买卖签约的合同，他觉得可行的话再正式谈价议货……”李承泽苦口婆心地交代，做生意不可能一开始就上手，得由老手来带。

“干吗绑手绑脚的，你不相信我？”他皱眉，不快地打断他的话。

“不是不相信，而是谨慎为上，凡事多一分小心，日后也少一分纷扰，经商之道不在急，要看后续的发展和长远的规划，生意要长长久久地经营，不贪一时的短利……”

李承泽虽然不再使出昔日冷酷的经商手腕，但经营生意的概念未变，他不厌其烦地解说同行

间的竞争，以自身的遭遇说明并无稳赚不赔的生意，每一行有每一行的风险，绝非货到卖钱那般简单。

此时的他满口生意经，一点也看不出傻头愣脑的样子，条理分明倾其所能地传授兄长，一双瞳眸蓝得透彻，仿佛昨夜的星辰都飞到 he 眼眸。

可惜他的善意，身为兄长的李承恩完全感受不到，他仍有私吞家业的野心，现在只是先以退为进地拿下几间铺子，以填补他阮囊羞涩的荷包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别像个爱念经的和尚，念得我头都疼了，东城那几间铺子和绣坊就先给我，其他你看着办。”

最赚钱的店铺他要了，每天等着它下金鸡蛋就好。

即使面对兄长的不耐烦，李承泽也有他的坚持。“不，西湾的铺子由大哥接管，三个月内我要看到你努力的成果，否则我会悉数收回。”

是激励，也是警惕。

“什么，给了我又要收回？”他一跃而起，又想拍桌子大吼。

但见李怒神色一恶地往前一站，扬起的气焰立消一半。

“因为我希望你是真用了心，而非瞎摸打混，马虎敷衍，李家只有你、我两个兄弟，我不想看它在我们手中没落，甚至是消失。”他的用

意兄长明白吗？

在这兄弟情义方面，他是傻了点，给李承恩糖吃，而非铁链，要是以前，他可能会将李承恩逐出家门，就算沿街行乞也不收留。

“哼！算你狠，西湾就西湾，它们是我的了，你不能插手。”聊胜于无。

他从没打算经营那几间铺子，心里想着是如何从那里拿银子，就算倒了也不关他的事，他照样过他的日子。反正李家什么没有，钱最多，大不了再另起炉灶，重开几间新铺子，他拿的本来就是他应得的那一份，他还嫌少呢！

闹了闹，李承恩终于得了便宜地离开，李承泽没说什么，反倒是从头到尾站在一旁的李怒为主子抱不平。

“二少爷，要是妍姑娘晓得你给了大少爷好处，她肯定会给你不少排头吃。”他提醒主子。

“啊！这个……呃，你千万要保密，不能告诉妍儿……”一提到叶妍，先前说得头头是道的李承泽忽地肩膀一缩，表情显得有些惊色。

“跟我说什么呀？”

一阵娇柔的嗓音突至，就见身长六尺的大男人惊跳起来，一双眼无助得很，眨呀眨地迎向一双绣着双燕戏蝶的嫩粉绣鞋……



李怒说得一点也没错，快气炸的叶大姑娘不仅给“傻过头”的李承泽一顿排头吃，指着他鼻

头大骂一个时辰，最后还拧起他耳肉，罚他抄写“我以后再也不敢自作主张了”三百遍。

以一个微不足道的贴身侍女来说，她的气势根本是大过主子，没有一点卑微恭敬。

可“受害者”没说话，甘于受罚，乐在其中，旁人哪有置喙的余地，只好装作无视地任由叶妍坐大，管起自家的二少爷。

而叶妍也气恼自己，那是人家李府的家务事，她一个外人凭什么插手，就算真让人败光了家产，那也是李承泽活该，谁叫他傻得割肉喂鹰！可想是这么想，她又无法撒手不管，天生爱管闲事的个性害惨了她，让她气闷在心。

“妍儿，你的气还没消吗？”

亦步亦趋跟在她身后的李承泽涎着笑，十足讨好的模样，为了让她消气，甘为孺子牛。

“不要跟着我，我不认识你。”一开口，声音沙沙地。

骂太久了，伤了喉咙。

“妍儿，前头有座茶楼，我们去喝杯茶润润喉。”沙哑的嗓音令人听了好心疼。

叶妍回过头，狠狠瞪了一眼。“真是抱歉，委屈你的富贵耳，忍受我沙子磨过的粗音。”

“是有点难听……”太过老实的下场是腰上一疼。

“难听？”他有胆再说一遍。

曾经找过叶妍麻烦的李怒拼命挤眉弄眼，外

加做了个上吊自杀的吊颈手势，明示、暗示全来，要主子别太诚实，自找死路。

叶妍瞪了他一眼，要他别多管闲事。

虽然李怒曾做了不少狗仗人势的恶行，得罪过她，不过在护主这件事上，他确实是尽了心，这些日子她更知道只是鲁莽的个性害了他。

“不管妍儿的声音变成什么样，我都喜欢，现在沙沙哑哑的有春茶回甘的余韵。”李承泽很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想法，他喜欢她，她的一切在他眼中都是美好的，再怎么沙哑的声音，在他耳朵听来全是天籁。

过关了，没砸锅。李怒暗自嘘了口气。

“谁要你喜欢了，脸皮真厚。”她啐了一声，红着脸走开。

这李二少变傻之后，说的话常常直接得让人难为情，害她不敢抬头看人。

没追求过女孩子的李承泽没听出她话中的羞意，还以为自己说错了话，惹恼了她，心急如焚地追上去解释。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说喜欢是指你的声音不是喜欢你……呃！不对，我怎么会不喜欢你……我的喜欢是这个喜欢……那个不是，我……喜欢……你……”

哎！他怎么说不清楚，越急越无法完整表达，明明是喜欢，又不能说喜欢，舌灿莲花真的好难，他真的笨得连自己都要唾弃自己，难怪他人人都说他傻了。

“够了，够了，谁叫你在大街上说这些，你不要做人，我还得留点好名声。”羞红脸的叶妍赶紧伸手一拉，就怕丢人现眼。

“妍儿，我不是不喜欢你，你千万不要误会，我嘴巴笨，不会说话，常说出奇怪的话，你别往心里搁。”李承泽有点懊恼。

他明白自己早已爱上她，只要看见她，他就很开心，快乐满满的仿佛要溢出，让他忍不住嘴角总是挂着笑。

“奇怪的话……”原来他不是出自真心，她想多了。

一阵失落涌上心口，她酸涩地扬起一抹淡淡的惆怅。

“以后别在外人面前说些不得体的话，你是李家二少爷，要有当家的威仪，不可闹出笑话。”对他动心是自个儿的事，不能叫人看出端倪，因为……他们是没有未来可言的，千万不能让人看笑话。

“妍儿，你怎么了，看起来好难过。”她为何突然这么难过？明明在笑，可盈盈水眸像是在伤心。他说错什么了吗？

惊讶他敏锐的观察力，竟一眼看透她此时的心绪，叶妍佯怒地低吼，转移话题，“我是非常难过，有人乐得当傻子，把财产送给不仁不义的人，我能说什么呢！祝福你早日被他一刀捅死，阴曹地府再去听他得意的狂笑。”不提不气，她

越讲越生气。

说他傻嘛！看账的本事一流，她只不过陪他看了半天就看得眼花，满脑子都是化身为蛇的数字，拼命钻咬，头痛极了，而他不用一个时辰，就将账目看完。

可要不傻，谁会在明知对方存心不良的情况下，亲手送上能让自己丧命的大礼，养大野心者的胃口，让他变得更贪婪？

那个败家子没钱都能使坏了，使尽一切手段欲致人于死，如今手头宽裕了，还能不静极思动，想尽办法除去绊脚石吗？

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人的本性不会变，李承泽以为自己的举动是救赎，她却认为是陷害，害人越陷越深，无法自拔，终至走向大家最不乐见的结果。

“妍儿，我知道你关心我，不想我再出事，可是他终究是我兄长，身体里流着和我相同的血，我能帮的就是让他有回头的一天。”虽然希望渺茫，但不去试试，他愧对自己的良心。

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既然他因祸得福，因中毒而改变心性、宽以待人，又为何不能给亲手足一个自新的机会，让他明白只要虚心改过，旁人自生敬重。

“哼！谁在乎你死活，傻子一个。”她瞋视。

“对，我是傻子，所以你不能不理我，要不，我会迷路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”他用信任的

眼光直直盯着她瞧，那澄澈的眼直达人心。

叶妍心跳漏了一拍，沉溺在他那写满情感的蓝眸之中，久久之后，她轻轻地叹息。“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，今生得来还债，你呀根本是用傻气来骗我的同情心嘛。”蓦地，她话锋一转，口气凶悍。

“下次别再做烂好人了，拿大米喂老鼠，我不过一盏茶时间没盯着你，你就给我找麻烦，要是再有一回，信不信我先毒死你，省得被你气死！”什么烂性情嘛！竟然还有把黑布染白的妄想。如果能将他之前的不讲情面跟现在的烂好人个性调和一下该有多好。

知道她气消了，李承泽笑颜一展。“我就晓得妍儿人最好，不会恼我太久，我……”

话说到一半，一块秋香色的绢布突地从茶楼二楼飘落，好巧不巧正好落在他头上，盖住他半个身子。

叶妍见状，先是一惊，继而忍俊不住地爆出一阵大笑，拉下十尺长的布帛在他身上比划，作势要为他做一件外袍。

“啊！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小老儿滑了手，让你受惊……啊，你……你是李府的二少爷？”少年白加上异色瞳眸，这城里除了他还有谁。

掉了布的老叟面露惊恐，惊骇地连连抽气，眼含羞愧地低下头，有些慌急地想立即消失。

“这是你的布？”李承泽摸了手上的布匹问，